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四

師弟子

五經笥 後漢邉韶字孝先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暇卧弟子私嘲之曰邉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邉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吾道東矣 後漢鄭玄字康成入關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玄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先收先生作梁柱 歐陽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弟子皆賢才又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桷與榱先生即安定胡先生也

經義齋治事齋 慶曆中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湖學即湖安定也

後堂絲竹 漢張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禹弟子戴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朋友

蕭朱王貢 漢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楚兩龔 漢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裳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

結交不羞貧 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

結交不移 李白箜篌謠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武及光武

詩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杜甫

舅甥

王郎子 唐王仙客劉振之甥振有女曰無雙幼稚戲弄相狎振妻呼仙客爲王郎子後無雙長成舅氏以位尊官顯欲廢前約一日振趨朝忽歸云涇源兵士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北苑門百官奔走行在召仙客管家事當以無雙嫁汝

明珠在側 晉衛玠王武子之甥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與外甥同出炯然若明珠在側

助我求孝廉 東漢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多得貴戚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遥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門下史也歆即召暠遂舉孝廉

是兒當致卿相 唐封倫字德彝年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畧過人當自致卿相

賓客

賓客何喧喧 李白上裴長史書君侯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霓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將華軒

貧富乃知交態 漢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解驂 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延入爲上客

擁篲 魏文侯擁篲以迎賓客

筆札唇舌 漢樓讓字君卿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詩 門有金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李白

美人

閨房之秀 晉張玄妹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謝道韞有濟尼者游于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乃王凝之妻

玉搔頭 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搔頭刀抓頭也

丈夫化爲女子 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于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面飾花子 酉陽雜俎云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點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東市姬 天寶中滎陽公子應舉之長安遊東市見一姬憑青衣娃立姿色絕代停驂徘徊不能去詐墜策於地勑從者取之歸訊其友知爲李氏宅徐往扣門侍兒馳

入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來也

詩 馥馥芳神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丹唇含九秋妍迹陸七盤註云幽蘭曲名九秋曲曲盤
舞選 愛君芙容嬋娟之艷色若可餐兮難再得憐君冰
玉清逈之明心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夜
同鴛鴦之錦衾恩情婉孌忽爲別使人莫錯亂愁心涕
如雪寒燈厭夢寬欲絕覺來相思生白髮

妓妾

簾爲妓衣 南史夏侯亶字世龍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
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
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我見女猶憐 桓大司馬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桓妻南
郡主乃持刀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氏在窓
前梳頭髮垂至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
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乃擲刀於地向前抱曰我
見汝猶憐何況是老奴遂善遇之

結草相報 史記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寵妾甚愛及病
語顆曰余死之後必嫁此妾疾殞又曰必殺此妾殉葬
武子曰寧從父治時之言豈從昏後之語遂嫁之後顆
爲晉將敗秦軍見一老人結草以抗秦將馬倒顆因獲
之後顆夢見老人云我是不殺妾父也故相報耳

開後閤放婢 晉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騎
馬都尉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

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着新意氣無怍群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任其所之時人嘆異

鐵鎚碎妾 唐嚴武挺之之子母裴氏不爲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頭夜飛 酉陽雜俎云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題擷芳亭 李宗愕先公談錄云歐陽永叔閑居汝陰時一妓能畫記公所爲歌詞公戲云他日當來作守後自雒陽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因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也

妓圍 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 天寶遺事

肉臺盤 續世說云孔晟仕江南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机令衆妓各執一器謂之肉臺盤又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待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

不得濃粧 崔樞夫人治家嚴肅容儀端麗不許群妾作時世粧

安能事賣絹牙郎 柳仲郢有妾失意鬻之成都蓋巨源

取置其家一日有鬻綾羅者從窓下過蓋公於中選擇柳婢見之失色僵仆翌日瘳曰某雖賤人曾爲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

遮風肉陣 開元遺事云楊國忠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謂之肉陣

瑤英不勝重 古今詩話云元載末年納薛瑤英爲姬以金絲帳却處之以紅綃衣衣之無一兩載以瑤英體輕不勝於異國求此服也

詩 石家金谷聲明珠十斛買娉婷 喬知之綠珠怨詩

春風湖上亭妻繫人情 臧晌與西施 小髮雖醜頗粧好去梳掃地如鏡台欲買娉婷供者茗我無一斛明月珠 黃魯春盡如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 白樂天雲雨

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成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 張又新荷珠雖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 太平廣記

奴僕

蒼頭廬兒 漢鮑宣書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註云視酒如漿視肉如霍漢名奴爲蒼頭諸給役中者所居爲廬蒼頭得從因呼爲廬兒

胡奴 杜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惟爾長穿虎豹群蘇註云侃得胡奴甚不喜語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執鞭隨之胡僧見而驚禮曰此海山使者也因念墮下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奴僕焉知禮義 公孫邈叱衛青曰爾奴僕庸夫也焉知

禮義青神色頓挫又公孫弘賢曰衛青奮於奴僕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四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五

者老 與福壽通

鵠髮 後漢吳良字大儀鬚髮皓然衣冠甚偉贊曰大儀鵠髮

毛俱催 王獻之賢鋭見髮顧兒童曰日月不相饒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汝等何不汲汲爲學寸陰過而不可復得也

桑榆之光無遠照 杜題玄武禪師屋壁詩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王註云世說遠公在廬山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輝時與並光明耳

鶴髮雞皮 庾信竹杖賦予老矣鶴髮雞皮

少壯不可欺老翁 周澤謂諸齋郎曰若年少壯不可欺老翁翁胸中有書萬餘卷若輩未到此田地諸人慚悚無一語對

擲鏡鑷 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答曰大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魯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杜詩云東柯遂疎懶休鑷髮毛斑

不以氣海暖冷物 唐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强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吾怒耳

飛頭老子 酉陽雜俎云嶺南溪洞中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癡頑老子 五代馮道事唐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

詩 在昔商山傳四皓又聞香山圖九老異鄉異姓適同時爭如章泉一家兄弟登期頤章泉之上兩山下有地可宮田可稼伯也伯也蚤休官季也相約歸林泉名動京師耕谷口山中有詩天下傳一生得閑兼得壽皓首尾眉世稀有竹隱先生八十三定菴居士七十九客從遠方來亦是六十叟手把一枝梅奉勸兩翁酒問翁何

以致遐齡請翁細說吾細聽不燒丹不學仙五行有長數天所禀賦焉人生一氣統四體衆人斲喪吾能全要知養生無他術日多喫飯夜獨眠承翁見教謝翁去兩翁殷勤留我住是夜醉眠苔竹軒夢見山靈向我言翁之所說皆不然兩翁盛德合乎天天與遐齡五百年礜屏章泉老歌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杜

童幼

明年共我長 嵇康顧子紹曰阿紹明年共我長矣吾甚喜爾成人又杜示宗武云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

十二見知文友 潘安仁懷舊賦序云余十二而獲見知於文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爲婚姻杜詩云見知真自幼

雖小有棟梁氣 南史王儉字仲寶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我家龍 北史楊愔字遵彥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從父兄昱特相器重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之外

聖小兒 北史祖瑩字元珍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毓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由是聲譽甚盛內外呼爲聖小兒

遊戲輙爲部伍 隋宇文忻爲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輙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繞捷如飛嘗詣所親曰自古名將惟以韓衛霍爲美談若使與僕同時不令孺子獨擅高名也

陸氏代有人 隋陸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

忠孝而已 隋于仲文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中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嗟嘆之

治孝經論語 唐蘇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

阿戎解問難字 杜示宗武詩覔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註云嵇紹新解覔字稍知音律王渾阿戎年少漸解滿牀攤書時問難字

詩 求田問舍是何時隨分生涯可樂饑夢玉今年初學語阿宜他日定能詩兩家子弟俱無恙一體文章自有師但得耕桑了門戶吾人不用寧馨兒○東都曾見汝生時客舍孤吟夜忍饑憶昨能爲鴝鵒舞秪今應誦鶺鴒詩儻無氣節如元禮便有功名似藥師問道若知真理窟且分餘論及吾兒（並謝無逸）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牀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李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栗熟一

日上樹能千廻 杜

婚姻

蕭郎位高年艾 唐蕭嵩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壻陸象先時爲洛陽尉已有名而嵩汨汨未仕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

鬼婚 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因獵逐麞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尊府君書爲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將書示充乃父手札崔乃命女粧飾於東廂引充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令車送之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沉乍浮既達于岸充視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碗一枚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任數郡

勿使崔家笑人 北史崔㥄字長儒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婁太后爲博陵王納㥄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歹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納繼婦 唐盧懷正進御史大夫中宗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正唯唯俄而禁中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所謂莒國夫人故蠻婢也納之不辭而人或謂爲國奢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

嫁遊蕩子 顏延年古樂府云嫁得遊蕩子一去未還鄉

秋夜不肯明教妾卧幽房

結髮藝苑雌黃云今世婚禮有結髮一事取夫與婦髮合而結之古無有也伊川程氏曰婚禮結髮甚無意義欲去久矣未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少小也如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豈謂合髮然伊川既言非義欲訂正之而至未能革豈習俗之久未易遽革耶蘇子卿詩結髮爲夫婦恩義兩不疑曹子建詩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杜子美詩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梅聖俞詩結髮事君子衣袂未嘗分皆謂結髮少小之時也

不必貴種孔叢子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

當作國夫人杜祁公少客濟陽有縣令能相人曰縣之大姓相里氏女子當作國夫人召其女兄謂曰杜秀才人才足當以女弟妻之

國士無如富鄭公邵氏聞見錄晏元獻公爲相求壻於范文正公公曰公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

馬留酉陽雜俎云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

排坦之下膝王坦之爲桓溫長史爲子求婚於坦之坦之許咨父述既還述愛念坦之雖長大猶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排坦之下膝曰汝竟癡耶詎可以女妻兵也

老劉郎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以二絶戲之一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箕帚賜兄女 晉庾衮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衮乃刈荆茗爲箕帚召諸子集于堂命芳曰芳乎汝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内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李氏女多貴 吳曾漫録云李參政昌齡家女多得貴壻參政范公仲淹樞副鄭公戩皆自小官布衣選配爲連袂及都官公晉卿有二女其長子太廟齋郎逖爲判官王陶樂善布衣滕甫元發相善一旦李死附家人語云吾長者配樂道次者元發我家得二壻足矣家人及二君樂聞遂皆連袂次舉元發第三人登科而王尚慕職不日進擢相繼爲翰林學士已而遂爲兩府故世傳李氏之門女多貴焉

知張說必貴 定命録云張公說之少也元懷景知其必貴嫁女與之後張至宰相

詩 天下無正聲悅耳則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爲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痴二八初見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緣念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

婦意何如白氏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匆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杜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五

四庫全書 錦繡萬花谷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六

少年顯達

甘終賈 後漢胡廣上書曰甘奇顯用年乖强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註云秦甘羅年十二封上卿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終軍十八爲諫大夫賈誼年十八爲博士

年十二爲上卿 史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封甘羅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太史公曰甘羅年少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

賈生傳 史賈生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

錦繡萬花谷 卷之十六

門下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

十二爲童子郎 魏司馬朗字伯達河內人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稺弱而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異之

周郎 三國志周瑜字公瑾孫策授瑜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三千人騎五十匹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

富豪

金穴 東觀漢記郭況爲鴻臚卿上數幸其第常賜金帛京師因號況家爲金穴

以田爲業 漢張禹內殖貨財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他財物稱是

谷量馬牛 西漢烏氏蠃傳氏音支畜牧及衆斥賣來奇繒物間獻戎王因間隙私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至用谷量馬牛

與千戶侯等 漢巴寡婦清傳陸地牧馬二百蹏古字蹄牛千蹄角百六十七頭牛則爲蹄與角凡千二也千足羊二百五十頭澤中千足蹏水居千石魚波讀曰陂大言有陂養魚正歲收千石魚也山居千章之荻即楸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黍齊魯千畝桑麻渭

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一鍾受六斛四斗一畝收種者九千畝也若千畝巵茜千畦皆染物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比千乘之家 漢巴寡婦清傳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釀酒醯醬千堘胡双反長項罌也漿千儋丁監反兩罌也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十丈木千章竹竿萬个軺車百乘牛車千兩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車輪兩兩而耦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百二十斤爲石馬蹄噭千噭江鈞反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馬二百也牛千足羊彘千雙童手指千則人百也筋用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麄重布也黍千大斗蘖麴鹽豉千合鮐鯊千斤鮐音怡鯊才尒反魚二鯫鮑千鈞鯫音輙二魚棗栗千石者三之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駔子助反儈子外反二家交易也駔者其首率也節謂節貴賤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而乃賣賤而乃買故利多十得其五也亦比千乘之家

丹穴 西漢史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丹丹砂也山谷之穴出丹訾子移反資財無限數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行潔號曰清也

賞賜累千金 漢史丹兄嗣父爵爲侯遜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歸第

斫薪得錢致富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鐶因買田畔一枯栗樹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鄰人盜斫劉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甃錢形龍號王清本 酉陽

酒囊飯袋 荆湖近事云馬氏奢僭諸院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田農而甲一州 漢宣曲任氏傳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張氏以賣醬而隃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 洒先禮反 濯也削先召反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生爲洒刷之

陶朱公 史越世家范蠡事越王勾踐竟滅吳報會稽之恥稱上將軍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久居乃裝其輕寶珠玉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居無幾致産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尊受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分與知友懷其重寶間行以去其止于陶以此爲天下之中通爲生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

獸炭 晉牟琇性豪侈費用無限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豪貴效之

貴盛

一門九侯 漢李尋說王根云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

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

二相五侯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孫皓時爲丞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荅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散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萬石君 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舉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

八子皆二千石 後漢馮勤曾祖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

郭氏慶延于世 後漢郭躬傳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侍中者二十餘人侍御史至監平者甚衆史論曰法家之能慶延于世

衣繡夜行 漢朱買臣爲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六人至三品 唐崔鄲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鄜鄲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

鳳閣王氏 唐王徽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太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三十餘人

三世中書 唐徐嶠字巨山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設施無足道者

三世爲中書舍人

兩鳳連飛 北史崔悛弟仲文天保初悛爲侍中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同一受拜時云兩鳳連飛

鳳池麟閣 北史薛憕傳論曰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

青紫盈庭 北史楊播傳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義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

士族之冠 唐史崔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乾寧昭宗拜相諸崔自咸通懿後歷臺閣藩鎮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

一門三秀才 杜正倫隋世重舉秀才天下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歆羨

七葉重名 南史王筠傳與諸兄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重德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曰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

四世同居 北史楊愔字遵彥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

七世通顯 後漢應邵傳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七世內侍 前漢金日磾字翁叔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四世三公 魏袁紹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勢傾天下

詩 貂蟬七葉想前人四世三公表一門虎步龍驤推賛冊瑤環瑜珥見傍孫李端叔送曾端伯

先賤後貴

尚有餘臭 南史到溉字茂灌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何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

牛衣子名重京師 通鑑沈約論曰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版築爲殷相明敭幽仄惟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衣之子名重京師

笑我微賤者來謁 李白贈從弟南平太守詩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鐙白玉鞍象牀綺食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

飯牛車下 鄒陽書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註云桓公夜出迎客甯戚擊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矸與岸同骭下諫反曼莫幹反

閣黎飯後鐘 摭言云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

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冪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梨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悟主而車百乘 莊子列禦冠宋人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

養馬胡兒 漢金日磾字翁叔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牽馬入馬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篤入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累遷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

折脅摺齒 史范雎傳范雎字叔游家貧無以自資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使齊范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使人賜雎金及牛酒雎謝不受須賈以爲持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厚謝公范雎得出更名姓曰張祿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張祿見王稽王稽知范雎賢載入秦王稽與

范雎入咸陽秦昭王以傳車召范雎拜爲客卿謀事卽聽范雎乃拜爲相封爲應侯范雎旣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魏聞秦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范雎爲須賈御入秦相府謂須賈曰我爲君先入須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乃肉袒膝行謝罪雎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漢南一布衣 唐岑文本爲中書令或勸營產文本嘆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

權勢

炙手可熱 唐崔鉉宣宗初進左僕射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扆

權震天下 唐李宗閔等贊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旣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指曰牛李

牛僧孺 李宗閔

八關十六子 唐李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賂注結守澄爲與援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牛頭阿旁 唐路岩與韋保衡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六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七

學問

如燭之明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者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

編柳爲簡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入學編楊柳爲簡以寫經睡懸頭於梁

截蒲爲牒 漢路溫舒字長君父爲里監門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邑丞宣帝時遷臨淮太守

問奇難字 唐曹憲六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輙遣使者問憲憲具爲音註援驗詳複帝咨尚之

內聖外王 本朝明道訪康節歸謂周純明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心在天地先 本朝陳瑩中書康節之先天圖心法也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惡足言然則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

顏狀未離嬰孩 有對司馬温公論性極口不已公斥之曰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

猶航斷港 韓文學者必謹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

盤旋周孔庭宇 後漢蔡邕釋誨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知其所有

文章

庾體 周書庾信宁子山有盛才文章綺艷爲世人所尚謂之庾體宿學後生竟相模範又杜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横

翡翠蘭苕 杜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註云言今之爲文者止得小巧而已

機杼一家 北史祖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筋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已用

握珠抱玉 魏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

玄圃積玉 晉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後爲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鋭飄逸亦一代之絶乎

拔犀角擢象齒 唐舒元輿太和中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煉精粹出入今古數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文宗得書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時李訓與元輿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

疾行無善迹 杜詩註引西京雜記云枚乘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乘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劇屈賈短曹劉 杜壯遊詩氣劇屈賈壘日短曹劉墻

馳屈宋鞭揚馬 李翰林草堂集序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

一掃素壁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辭翰雖不如古人與君一掃素壁槐

詩註蘇

古戰場文 唐李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摧已成汗爲故書雜置梵書之皮（居綺反閣也）他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呼阮籍爲老兵 摭言云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

三豪 石守道詩序云東坡嘗云守道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詩而我濫一名默有歌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

[illegible]大雅皆此等語永叔不欲嘲笑之惡其爭名且爲之譁也（默杜師雄也）

詩 周詩三百篇麗雅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此近最清與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用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蓁闇隩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動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高議衆造化清文煥皇猷○漬墨鼠舊史磨丹注前經義苑手祕寶文堂耳驚霆○文章自娛戲金

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獨可扛○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左右驚分披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罷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不敢振面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歇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 並韓愈

經學

黃金不如一經 漢韋賢字長孺四子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解經不窮 後漢戴憑字次仲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崔日用請北面 唐武平一博學通春秋爲脩文館學士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屬它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等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

生徒立頌 唐楊瑒字瑤光爲國子祭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令習春秋三家禮儀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官奬孤學從之生徒爲瑒立頌太學門

一經說百餘萬言 漢房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

人羞祿利之路然也

操吾矛以伐我 漢鄭玄字康成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發冢得考工記 南史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

子學

讀老子辭憲官 唐郭翰常爲御史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

列子號道家 劉向進列子表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秉要執本清虛無爲

六籍奴婢 賈氏談録云劉蕡讀文中子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或問於六籍如何曰猶奴婢之於郎主後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言語

旬月封侯 前漢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

如鋸木屑 晉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

千金 太宗報書李大亮曰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

齊侯省刑 左傳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三寸舌 前漢張良傳吾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又酈食其

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纚纚令人忘倦 唐馬周論事會文切理聽之纚纚令人忘倦

樂於鐘鼓琴瑟 荀子非相篇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君子之於言無厭

談藪 晉裴頠傳樂廣嘗與裴頠清言欲以理服之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謂頠爲言談之藪

歌頌

韓娥歌 韓娥過宋宋人辱之娥曼聲而哭長幼皆泣下宋人謝之娥乃曼聲而歌老幼皆喜躍

歌吳趨 文選吳趨行云楚妃且莫嘆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起何峨峨孔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迴軒啓曲阿靄靄慶雲被泠泠祥風過云云此吳人歌其土風也

掩淚聽君歌 李白夜坐吟氷合井泉月入閨金釭清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相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河清頌 元嘉中河濟俱清鮑照爲河清頌又杜詩云詞人解撰河清頌

繞梁三日不絕 列子湯問篇昔韓娥之齊匱糧過雁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聲滿天地 莊子遜王篇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

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擊牛角 淮南子泰族訓甯戚欲干齊威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車以適齊魯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威公乃擊牛角而疾歌歌威公聞之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沛中歌 前漢高帝紀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鴻鵠高飛 張良傳上召戚夫人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絶四海橫絶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

隱逸

淵潛山棲 漢崔駰達旨解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註云北人無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擇乃自投清泠之淵終身不反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爲汚臨池洗耳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鮑焦衣木皮食木實

遯霸陵山中 後漢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

豈羨入帝王門 仲長統樂志論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入帝王之門哉

七松處士 唐鄭薰既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于庭號七松處士

竹溪六逸 唐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蘇門生 魏志阮籍字嗣宗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亦嘯鸞鳳之音（蘇門生即孫登也）

碧山不負吾 杜栢學士茅屋詩碧山學士焚銀魚蘇註云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

逍遥谷 韋嗣立封逍遥公其隱谷曰逍遥谷

好解印安禪 王得至少室山寺愛其瀟洒顧弟待曰好解金印共此安禪庶免榮華之累弟笑而不答杜詩云誰能解金印瀟洒共安禪

漆園傲吏 文選郭景純游仙詩漆園有傲吏註云莊周爲漆園吏楚威王聘而不應

萊氏逸妻 文選郭景純游仙詩萊氏有逸妻註云萊子

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君願變先生萊曰諾妻曰妾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委畚而去萊乃隨而隱

隨駕隱士 唐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狥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

終南仕宦捷徑 唐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盧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

一壑一丘 漢班氏叙傳云班嗣曰夫嚴子者絶聖棄智脩生保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網不鷍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嚴子莊周也絓與挂同鷍古臭字

清虛處士 青瑣高議云陳摶字圖南唐僖宗封爲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二人先生作詩曰雪爲肌體玉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五代時遊於華山多不出真宗遣中使宣召先生爲奏謝曰數行紫詔徒煩彩鳳嘶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嘗作詩云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

著閑居賦 唐楊瑒坰輿章伯文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

四休居士 黃魯直詩序云太醫孫君昉字景初爲士大夫發藥多不受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

曰麄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傳酒談上都貴游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其居與予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詩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茗

詩 山隨宴坐畫圖出水作夜窓風雨來莫將世事侵兩鬢小菴觀靜鎖靈臺山谷題富貴何時潤髑髏守錢奴與抱官囚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山谷遺四休居士

滅性能安樂深居絕是非英雄行險道富貴隱危機紙被如綿軟藜羹勝肉肥蒼苔滿山徑最苦客來稀戴石屏贈郭道人

怕得公卿知姓名扁舟棹月過吳城卧聽蘆葉頭添白吟到梅花語更清拋却石田甘遠客愛看山色每分程如何亦肯敲寒屋松火煎茶共短檠趙希邁贈戴式之

世事茫茫心事灰衆人爭處我驚回閉門不管花開落避俗唯通燕往來富貴在天求不得光陰轉地老相催平生任達陶元亮千載神交共一杯戴石屏

恬退

賢哉二大夫 漢疏廣爲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乞骸骨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

哉二大夫祖道錢行也供居共反張仿亮反

無心圖富貴 北史楊素善屬文周武帝常令爲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挂檄於樹 南史劉訏字彥度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主者檄召訏乃挂檄於樹而逃

非不愛作熱官 北史王晞字叔朗齊昭帝踐祚欲以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閱要人多矣克詘少時鮮不敗績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松菊主人 唐韋表微字子明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冐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詩 靈鳳鳴朝陽神龍不泥蟠時兮不可爲昌父乃在山思君二十年見君良獨難時於邸報上屢見得祠官祠官祿不多一貧其柰何采芝亦可食當作采芝歌近者李侍郎直言遭逐去人皆笑其疎君獨有詩句君爲山中人世事安得聞入山恐未深更入幾重雲戴石屏寄趙昌父

漁釣

耕巖之下 揚子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白魚不受釣 魯璘隱嵩山不仕傲曠鄉有大夫不廉行惡一日見璘垂釣問曰先生今日得多少魚璘曰此池

淺無巨鱗有白魚一雙長二三寸不受釣大夫沮而歸

獨蘭絲爲綸 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又後漢張衡傳詹何以沉鉤致精

得白魚腹中有書 陵陽子明好釣魚於涎溪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遂上黃山採五脂石服之三年龍來迎去

垂綸者清 宋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彧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五十犗爲餌 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釣璜 注揚雄傳曰璜王也呂望釣於磻溪得璜焉刻曰姬受命呂佐之報在齊

詩 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誤識劉文叔惹得虛名滿世間戴石屏釣臺詩 漁父飲不須錢柳枝斜貫錦鱗鮮換酒却歸船○漁父醉釣竿閑柳下呼兒牢繫船高眠風月天○漁父醒荻花洲三千六百釣魚鉤從頭下復收○漁父笑笑何人古來豪傑盡成塵江山秋復春石屏漁父詞 七尺漁竿八十翁釣絲輕裊荻花風功名未遂英雄老人道磻溪即箇中戴石屏周子盐漁村詩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志人貴藏暉滄浪有釣客

吾與爾同歸 李白

叅謁

掃門求見 漢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叅家貧無以自通乃常早起掃齊相門舍人怪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於是舍人引見叅以勃爲舍人

交隨不避風雨 漢朱博字子元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時蕭育陳咸以公卿子著才知名博皆友之

爲性命忍須臾 通鑑郗超以桓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

閑看華山來 摭言云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幕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壁間如閑看華山來

名紙毛生 摭言云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老吏慢寒儒 青瑣高議云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爲絕句曰公子乘閑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魯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其詩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牀之選

見汝輩平平耳 世說云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篋見汝輩平平耳無煩復往也

奇男子願見將軍 韓文王君墓誌銘云王適好讀書懷奇負氣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踦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奏爲其衛冑曹參軍克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

刺字漫滅 東漢禰衡字正平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干託

燭分餘光 史記甘茂避讒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無所容迹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女曰我亡以買燭而子之燭有餘可分我餘光今臣困而君使秦茂之妻子願君之餘光振之代諾

安能看人眉睫 北史崔亮字敬儒年十歲依季父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與語甚奇之迎爲館客

新詩上相公 青瑣高議云儒生張球上呂惠公詩曰近日厨中乏短供孩兒啼哭飯籮空母因低語告兒道爹有新詩上相公公見詩甚悅因厚贈之

求知

正吾藥籠中物 唐元澹字行冲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克吉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

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朕戶皆切朕以脂反夾脅肉也籠力孔反）

經品題作佳士 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借勢王公 韓文與邢尚書云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高自稱譽 前漢東方朔傳武帝舉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朔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零雨待雲興 魏愷傳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刺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愷於路自陳愷曰咸由中旨愷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愷欣然數日除霍州刺史

知人

知我者鮑子 史記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當爲南州冠冕 蜀志龐統字士元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往見徽徽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知人之鑒 隋高孝基所舉杜如晦房元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孝基有知人之鑒

知人號席公 唐席豫字建侯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

晞慕

顧識韓荆州 李白與韓荆州朝宗書曰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戸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願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賔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如過泗州不見大聖 本州劉安世在宋杜門屏迹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

慕閻更名 司馬相如少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

比擬

以田舍兒比國士 北史高昂字敖曹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爲尒朱氏守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愠曰將田舍郎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

張華比子産 晉張華字茂先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武帝問漢宮室制度華應對如流帝異之時人比之子産

比郭汾陽 唐裴度名震四夷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

與閎散爭烈 史記太公曰蕭何之勲爛然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可比相如 唐李白十歲通詩書蘇長史見白異之曰是

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有元齡猶鄧禹 唐房喬傳秦王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元齡猶禹也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八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九

才德

中庸有胡公 後漢胡廣字伯始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弦鳴鴈落 石敏若曰元稹少年有材氣不畏強禦至於任重責大一有所謀輒敗露為天下笑乃知綜御藩鎮須吉甫黃裳度德裕方可烏乎德裕廟堂老手弦鳴鴈落刃往牛解而時君不哲投閑置散以致機會屢跌果唐否運也

和均韶風 李白上李長史書君侯明奪秋月和均韶風掃塵辭場振發文雅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

植爲建安之雄才憺堪捧駕

將相之器 後漢賈復字君文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珪璋之質 後漢郭林宗常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人中騏驥 南史徐勉字脩仁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王儉常目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

柳郎可爲儀表 南史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謝瀹鄰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

鴻鐘響 北史崔悛字長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爲鴻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三河領袖 北史裴駿字神駒河東人太祖親討盖吳駿陳叙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

今日文宗 北史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爲孝文所加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清冰出壑 杜入奏行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絶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冰壺玉衡 杜寄裴施州詩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

金盤晶 杜贈鄭國公嚴武詩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

竹潤蘭馨 杜喬陵呈縣官詩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熒

琳琅照一門 杜送鮮于萬州遷巴川詩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

一代偉人 魏鍾繇字元常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朝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一代之偉人也

南金 晉薛兼字令長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鄉名號爲五俊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此皆南金也

形貌

禹跳湯偏 荀子非相篇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

濯濯如春柳 晉王恭字孝伯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涉雪而行孟起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眼若巖下電 晉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澈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若巖下電

楊柳風流似張緒 南史劉悛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

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藍田生玉 南史謝莊字希逸弘微之子也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若玉山上行 李白上裴長史書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

短李 唐史李紳字公垂爲人短小精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元和擢進士第

形不勝衣 南史徐摛字士秀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

李諧善用三短 北史李諧字虔和爲人短小六指因癩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寒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玉人 晉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

珠玉在瓦石間 晉王敦稱王衍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嵚嵚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

玉山照人 晉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珠玉在則 晉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王濟玠之舅也有

風姿見玠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投菓擲瓦 晉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菓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名譽

八中龍 晉宋纖字令艾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寔勞我心

登龍門 後漢李膺字元禮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汝南月旦評 後漢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得聲梁楚間 漢季布傳曹丘生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皆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布大說引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生揚之也

暴公子威名 漢暴勝之爲直指使衣繡持斧威振州郡雋不疑盛服至門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

兒童誦君實 東坡作溫公獨樂園詩兒童誦君實走卒

識司馬

山人索價高 韓寄盧仝詩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石洪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温造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李渤

小冠杜大冠杜 漢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

好爲後世名 晉杜預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蘭菊異分 唐裴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補鄠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諶以文法稱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

名播戎夷 唐馮定字介夫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志氣

乘風破浪 南史宋宗慤叔父問所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投筆 漢班超字仲升有大志家貧爲官傭書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地上之虎 北史高昂字敖曹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趨商洛昂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沃酹

男兒當橫行天下 北史高昂字敖曹幼時便有壯氣膽力過人龍脣豹頸姿體雄異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勇辯美 家語致思篇孔子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路曰由願攘地千里褰旗執馘唯由能之子曰勇哉子貢曰願使齊魯合戰賜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子曰辯哉顏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千載無戰鬬之患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子曰美哉德也

五鼎食五鼎烹 漢主父偃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生封死廟 後漢梁竦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熱不息惡木陰 文選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太山爲肉 曹子建與吳質書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心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味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少有宰相志 南史王儉字仲寶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

題橋柱 成都記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柱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橋果以專車至其處

燕雀安知鴻鵠 前漢陳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安能久事筆硯 隋宇文慶少聰敏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之事

丈夫當功濟四海 唐馬燧姿度魁傑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沉勇多筭

飲私酒食牛肉 仇池筆記云吾觀社默豪氣正似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默矣

不乘使車不出關 後漢郭丹南陽穰人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嘆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徵爲

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度量

容卿輩數百 晉周顗性寬裕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

唾面自乾 唐婁師德字宗仁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含垢匿瑕 晉陳騫傳騫沉厚有智謀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存績

忤已遜以免 婁師德傳師德沉深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之以自免

莊重寡言 李栖筠傳栖筠有遠度莊重寡言

別四
廿八